

“退休后,我去沙漠种树”

多棱镜

方强

2009年,退休后的李鹏来到新疆和田策勒县阿日希村。阿日希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,正对风口,过去流沙不断逼近村主,土地贫瘠,群众增收渠道也十分有限。17年来,他带着村民种下红柳、沙枣、新疆杨,发展红枣产业,把3000多亩沙地变成绿洲。

这个故事当然感人,但如果只把它写成一位老兵的奉献故事,就还没有真正读懂它。作为中国大规模防治沙漠的标志工程,“三北”工程于1978年启动,规划建设期限为1978年至2050年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中国治沙从局部探索走向系统治理。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,“十四五”期间,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.52亿亩。李鹏多年扎根沙漠的实践,正是中国持续推进防治沙漠的一个缩影。

阿日希村的风沙曾让人望而却步。沙丘连绵,风起成灾,树苗难活,村民也曾觉得这片土地难以改变。李鹏偏偏选择在退休后走进这里,因为早年戍边新疆、长期分管农业,他深知风沙之害,也明白群众之难。对他来说,退休不是责任终点,而是继续践行初心的新起点。

最初治沙并不顺利。资金不够,他倾尽个人积蓄、卖房贷款;树苗栽下,又被沙尘暴掩埋;长期奔波沙漠,身体多次亮起红灯。风沙卷着碎石扑面而来,他依然拄着拐杖巡视林地,不肯后退。

这份坚守,不仅是个人初心与担当的生动体现,更是中国治沙事业最朴素的起点:面对荒漠,总要先有人先走进去;面对困难,总要先有人先干起来。从塞罕坝、柯柯河的接续奋斗,到库布其沙漠治理和“三北”工程建设,无数绿色奇迹的开始,都不是条件成熟后的轻松选择,而是在最艰难处种下第一棵树、守住第一片绿。

但治沙不是励志故事,不能靠感动替代规律。一些治沙实践之所以效果不佳,问题往往不在于没

人种树,而在于没有解决“种什么、怎么种、谁来管、靠什么持续”的问题。

李鹏的实践有一个关键转变:从“愿意干”走向“会干”。他因地制宜构筑三道防风固沙屏障:第一道种植红柳,固定流沙;第二道种植沙枣,削弱风力;第三道种植新疆杨,进一步阻挡风沙;同时打井、铺设滴灌管网,解决干旱缺水问题;再通过改良土壤、发展红枣种植,让沙地逐步具备产业基础。

这些细节比单纯的“艰苦奋斗”更有说服力,因为3000多亩绿洲是靠逐步完善、长期管护和系统治理换来的。放眼全国,这种变化更加清晰,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已由上世纪末年均增加515万亩,转为目前年均减少1000万亩;八大沙漠、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%,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.17%。这些数字说明,中国治沙早已不是简单“多种树”,而是走向科学治理、系统治理。

一片林能不能长久,关键要看它能不能与群众生活连在一起。只讲生态,不讲民生,绿色成果就缺少持续管护的内生动力。李鹏治沙的价值,正在于他没有把绿洲停留在“看得见的风景”,而是把它变成群众“靠得住的产业”。

刚到村里时,风沙挤压耕地,村民增收渠道有限。李鹏成立合作社,推动红枣种植、加工、销售,把沙地变成家门口的务工基地。整地、育苗、修剪、采摘、加工,群众都能参与;红枣管护、防虫、保果等技术,他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。随着枣林成规模、产业链延伸,昔日风沙前沿逐渐成为红枣致富村。

这说明,治沙真正走得远,不能只算生态账,也要算民生账、发展账。2025年,“三北”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。这背后正是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的相互支撑。对沙区群众来说,绿色不是抽象概念,而是挡住风沙的屏障,是枝头的红枣,是家门口的收入。只有让群众在治沙中受益,群众才会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,从“受益者”变成“守护者”。

李鹏最初来到阿日希村时,许多人不理解、不相信,甚至觉得他是在沙漠里“犯傻”。但16年过去,故事的主角已经不只是李鹏。村民从旁观到参与,从受益到守护;年轻人开始学习林果种植技术;周边村镇也开始借鉴“生态治沙+特色产业”的路径。一个人的坚守,最终变成一群人的事业。

治沙最怕“一阵风”,最需要“长久守”。一片林种下去只是开始,有人愿意管、懂得管、能够从管护中受益,绿色才会真正扎根。李鹏最可贵的地方,不只是把树种活了,而是把人带动起来了;不只是改变了一片沙地,而是唤醒了一个村庄守护家园、建设家园的主体意识。

个人奉献当然值得致敬,但中国治沙不能也不应只依赖个人英雄主义。真正可持续的治沙,必须把个人带头转化为组织引领、群众参与、产业支撑和制度保障。目前,“三北”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.63亿亩、完成3.55亿亩,基本实现时间过半、任务过半。宏大的工程,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个个像阿日希村这样的基层现场。

(作者单位:江南热电)

画里有话

研学热该降降“虚火”



暑期研学游热度高涨,不少普通旅途披上研学外衣便身价倍增。部分机构拿捏家长的教育焦虑,将普通参观包装成名校访学、寻常讲座炒作成名师对话,靠各类噱头抬高收费。研学本末倒置、唯名头论,悄然沦为教育攀比的工具。唯有破除营销泡沫、摒弃形式主义,方能回归实践育人本源。

陈汉宁 绘

(作者单位:神华能源报社)

告别校园 在一线历练成长

张雪芳

又是一年盛夏,又一届毕业生站在校园与社会的交界处,告别校园,奔赴山海。毕业是一场告别,我们背上行囊,踏上职场的新征程。肩上的行囊容量有限,我们需要明白,应该装下什么,也要及时放下什么,更要为未来留出空间。

我们需要『漂亮饭』

常沫萱

朋友圈里,“漂亮饭”正流行。精致的摆盘,讲究的配色,相宜的灯光,饭菜上桌后,手机先“吃”。同时,不少商家也敏锐捕捉到这股风向,从菜单设计到店面装潢,都一个劲儿往漂亮上靠。

吃“漂亮饭”不仅是一种消费现象,也是当下年轻人的社交货币与情感诉求,折射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态度。

有人说是“出片文化”放任了这种过度重视外观的趋势,让商家在与食材无关的地方投入过多资金,也有人说饭不需要漂亮,好吃是最重要的。但环境优雅、摆盘精致本就是家好餐厅的重要评判标准。

中餐讲究色香味俱全,“色”居其首。红烧肉要炒糖色,文思豆腐要细如菊蕊,阳春面要码得根根分明,我们对漂亮食物的迷恋自古就有,只不过从前“色香味”的呈现在食物被端上来、被食客看见并品尝时就到达终点,而今天,多了拍照和传播的步骤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我们一直在被赏心悦目的食物打动,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份载体——纵使记不下美食的香与味,也能分享它诱人的视觉观感。

我们曾经历过努力生活只为勉强填饱肚子的日子,而如今物质生活逐渐好了起来,在吃饱、吃好之余,追求食物之美与就餐环境之美便成为了必然结果。漂亮和美味并不矛盾,对餐食外观与就餐环境的视觉追求,意味着人们在温饱之上有了更多元的审美品味。

中国人相约吃饭,往往不仅是为了吃饭。在选择餐厅的时候,温馨氛围、灯光布置、背景音乐,都会作为考量的标准。这些细节虽不影响饭菜本身,却与人们吃饭时的感受息息相关。

选择吃“漂亮饭”的人,各有各的考量,有人为了出片,也有人为了和重要的人享受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,在舒适的空间里感受纯粹的情感联结。精心搭配服饰,插着鲜花的餐桌,精心设计的灯光,共同丰富了这场聚餐的仪式感。

更有意思的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创造意义,将“漂亮饭”从纪念值得庆祝的时刻,变为主动创造记忆的瞬间。人们借这份主动赋予意义的仪式感,向平庸日常发起浪漫突围。它通过精心设计的记忆事件告诉自己:此刻很重要,我很重要,对面的人很重要。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,去陌生的城市旅行,周末看艺术展,和陌生领域的朋友聚会,都是用类似的逻辑为生活植入非日常的片段。

“漂亮饭”的流行,悄然重塑着审美的生成逻辑。过去,餐桌与环境的审美标准,由美食杂志和顶级餐厅主导。如今,普通人拍摄的一张张照片便是选票,票选出群体的审美取向。摆盘风格、餐厅格调、拍摄手法,在一次次传播中不断提炼迭代,审美由此变成消费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创作。

“漂亮饭”作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消费现象之一,与Citywalk、看展打卡、文创旅拍等活动一起正在被沉淀为这个时代共同的生活语言。在被鲜花簇拥的餐桌前,几个年轻人围着一道菜,找角度,调光线,按下快门,加上滤镜。他们点的菜可能是一块蛋糕、一碗拉面、一盘沙拉——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,在那顿饭被端上来的时刻,它不只是食物,它是一整天里被所有人认真对待的东西。

快节奏时代,人们愿意为一顿精心布置的“漂亮饭”留出5分钟,以仪式感为平凡日子镌刻记忆。这种共同的默契本身便是一种文化,它在一张张照片、一次次分享中自然生长出来,生活也在被别人看到之前先被自己用心对待。它不只是一顿饭,也不只是一张照片,而是一代人用最日常的方式,对平静生活做出的最温柔的回答。

(作者单位:数科公司)